

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36 期

##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

〈第六章 如來藏學之主流〉  
(pp. 147-184)

釋長慈 (2018/9/16)

### 第一節 傳說中的如來藏法門 (pp. 147-150)

#### 一、真我與真心系的「如來藏說」真實存在於印度

##### (一) 初期大乘佛教界對如來藏說本著正確的法義給以合理的解說

有神我 (ātman) 色采的如來藏 (tathāgata-garbha) 說，是從理想的如來常住、偏在信仰而來的，通俗而能適合一般人心，所以迅速的傳布開來。對於初期大乘佛教界，多少會有些驚異的感覺。

但這是一般所容易接受的，而大乘佛教界又一向以為：「所未聞經，聞便信受，如所說行；依止於法，不依言說」(文字)。<sup>1</sup>對從來沒有聽說過，新近傳出的經典，不可輕率的加以誹毀，要本著正確的法義，給以合理的解說。初期大乘經，就是這樣流傳起來的，對於新出現的如來藏經典，當然也不能不接受了！

##### (二) 印度三、四世紀的印度論師傳說已將如來藏思想融入自宗的教義

###### 1、三世紀中觀學派之情況

西元三世紀起，如來藏經典，次第流傳出來。成立於三世紀的中觀 (Madhyamaka) 論典，還沒有提到如來藏說，但提婆 (Āryadeva) 弟子羅睺羅跋陀羅 (Rāhulabhadra) 傳說已以常樂我淨解釋八不。<sup>2</sup>

<sup>1</sup> (1) [原書 p. 150 註 1] 《大寶積經》卷 112 〈普明菩薩會〉(大正 11, 632b)。

(2) 《大寶積經》卷 112 〈普明菩薩會〉(大正 11, 632b11-12)：

菩薩有四善順之相，何謂為四？所未聞經，聞便信受，如所說行；依止於法，不依言。……。

(3) 詳參 印順導師著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p. 46-48。——參照【附錄】。

<sup>2</sup> (1) [原書 p. 150 註 2] 《中觀論疏》卷 3 (大正 42, 40c)。

(2) 隋·吉藏撰《中觀論疏》卷 3 〈1 因緣品〉(大正 42, 40c12-18)：

注人所以作此問答者凡有三義：一者恐子本不分，後人便謂偈與長行並是龍樹自作，欲分令異故作此問；二者無生理深，恐不中詣故注人自謙仰推龍樹；三者羅睺羅法師是龍樹同時人，釋八不乃作常樂我淨四德明之。

(3) 印順導師著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八章 (p. 261)：

嘉祥《中論疏》說：「羅睺羅 (跋陀羅) 法師是龍樹同時人，釋八不，乃作常樂我淨四德明之。」《止觀輔行傳弘決》與《三論玄疏文義要》，都說羅睺羅跋陀羅 (Rāhulabhadra) 法師作《中論注》。梁真諦 (Paramārtha) 曾譯出《中論》一卷，嘉祥等傳說，大抵由此而來。羅睺羅法師以常樂我淨釋八不，與〈師子吼菩薩品〉的思想，應該是很接近的。

(4) 印順導師著《空之探究》第四章 (p. 208)：

中國舊傳：提婆的弟子羅睺羅跋陀羅 (Rāhulabhadra)，「以常樂我淨釋八不」，顯然已傾向於《大般涅槃經》(前分)的「如來藏我」了。西藏傳說：羅睺羅跋陀羅弟子，有羅睺羅密多羅 (Rāhulamitra)，再傳弟子龍友 (Nāgamitra)，龍友的弟子僧護。西元三世紀末

## 2、四世紀瑜伽行派之情況

四世紀中，推宗為未來佛——彌勒（Maitreya）菩薩的教學，稱為瑜伽（Yoga）派的，深受經部（Sūtravādin）思想的影響，但面對流行的如來藏說，也不能不給以解說會通。

## 3、小結

從四世紀以來，大乘佛教界的論書或經典，都不能不（p. 148）對如來藏有所說明。

### （三）《寶性論》在中國被看作如來藏學的代表而近於初期的如來藏說

在這些解說中，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在中國是被看作代表如來藏學的。《寶性論》比較的接近初期的如來藏說，但受到瑜伽學派的影響，也可能從瑜伽派脫出而自成體系的，所以解說的方法，近於瑜伽派，而初期的神我色采，也大為淡化了。<sup>3</sup>

### （四）小結

從如來常住、遍在，引出眾生本有如來藏或佛性（buddha-dhātu），起初是真我論，又與真心論合流的。

印度的大乘佛教界，也許覺得這過分與梵我論<sup>4</sup>類似，所以論師們（及經典），都給以

---

以下，約有一百年，龍樹學是衰落了；雖說傳承不絕，實沒有卓越的人物，中國佛教界，竟不知他們的名字。

<sup>3</sup>（1）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（p. 303）：

考勒那摩提所譯《寶性論》，立如來藏（自性清淨心）為染淨依止。如來藏三義：「佛法身遍滿」；「真如無差別」（瑜伽學但依此義）；「皆實有佛（種）性」。《寶性論》與彌勒《莊嚴經論》〈菩提品〉相通，然依三義說如來藏；不立八識；不立種子；不說唯識，實別為如來藏學，異於《瑜伽》所說。

（2）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 313）：

此外有真諦所譯，傳為天親（Vasubandhu）造的《佛性論》，引用瑜伽學的三性、三無性等，解說如來藏，但保持如來藏說的立場。真諦譯的《攝大乘論釋》，引如來藏說去解釋《攝論》。這都是折衷說，但由此可以了解，發展中的如來藏說，與瑜伽學的關係是很深切的。

（3）印順導師著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六章（pp. 161-162）：

再從法義來說：《寶性論》立有垢真如（samalā-tathatā）、無垢真如（nirmala-tathatā）；轉依（āśraya-parāvṛtti）；三身——實體身（svabhāvikakāya），受樂身（sāmbhogikakāya），化身（nairmāṇikakāya），二障——煩惱、智（所知）障（kleśa-jñeya-āvaraṇa）；二種（出世間）無分別智（dvividha-jñāna-lokōttara-avikalpa）；無漏界（anāsrava-dhātu）等，都與瑜伽學相合。但瑜伽學特有的法義，如「五法」，「三自性」，「三無性」，「八識」，「四智」，《寶性論》都沒有引用，這是有點難以理解的，也許《寶性論》重於如來藏說，重於佛德的說明，而瑜伽學的發展，著重於一切法相分別的緣故。然《寶性論》的最大不同，是不用瑜伽學的種子（bīja）說，所以也不立不般涅槃種性。可以說：《寶性論》造於瑜伽學風開展的時代，受到了瑜伽學的影響。但對如來藏的解說，不取北方大乘經部師說的種子說，而保持了南方分別部（Prajñaptivādin），以空（性）為佛性的立場。總之，這是與瑜伽學有關，而不是屬於瑜伽派的。

<sup>4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二章，第三節（pp. 41-42）：

印度古代的宗教文化，經吠陀（Veda）、梵書（brāhmaṇa）而大成。到了奧義書（Upaniṣad）時期，梵（brahman）為最高原理，為萬有的本體，一切由梵而化出。梵的神格化，就是梵天；梵天自稱是常住不變，創造世界以及人類。在當時，人在世間的意義，生與死，生死流轉與解脫，受到神學的重視，「我」也就成為重要的問題。我，只是常識中的自己，但在神學的要

方便的會通。因為這樣，西藏等傳說，印度大乘佛法，唯有瑜伽與中觀二大流；其實，真我與真心系的如來藏說，有獨到的立場，在印度是真實存在的！

## 二、西藏覺囊巴派及中國禪宗所傳接近初期的如來藏說

### (一) 覺囊巴派

#### 1、以十經為了義經

接近初期如來藏說的，如西藏所傳的覺囊巴 (Jo nan pa) 派。<sup>5</sup>克主所著《密宗道次第論》<sup>6</sup>說：

「《如來藏經》，《陀羅尼自在王請問經》，《大般涅槃經》，《利益指鬘經》，《勝鬘師子吼經》，《智光莊嚴經》，《無增減經》，《大法鼓經》，《入無分別陀羅尼經》，《解深密經》。覺囊巴說此十經為如來藏十經，為後法輪，為了義經。

許彼諸經所說如來藏，與佛自性身，同是諦實有，常恆堅固，無為相好而自莊嚴。一切有情，從無始生死（以來），於煩惱網[纏]壳[殼]（中），本來具足，以九喻、九義而為宣說」。

#### 2、覺囊巴的看法符合初期的如來藏說

《利益指鬘經》，即漢譯的《央掘魔羅經》。覺囊巴以為：如來藏與佛的自性身 (svabhāva (p. 149) kāya)，是同樣的相好莊嚴。自性身是轉依 (āśraya-parāvṛtti) 所顯的佛自體；眾生本來如是，只是還在煩惱中，沒有顯出而已。這與初期的如來藏說，是符合的。

#### 3、導師評：《解深密經》不屬如來藏經類

然覺囊巴派以《解深密經》為如來藏經類，顯然是不妥當的！凡如來藏部類，都是說一乘 (eka-yāna) 的，與《解深密經》的「普為發展一切乘者」不同。這是拘蔽於《解深密經》的三時教說，以為第三時教才是了義的，這才比附<sup>7</sup>於《解深密經》的後轉法輪。如取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的次第（三時）說法，也許會更合適些！<sup>8</sup>

---

求中，尋求真正的自我，終於成立「梵我一如」說。梵是萬有的實體，我是個人生命的主體；我就是梵，在梵而成為眾生 (sattva) 時，我就是眾生的生命當體。論性質，我與梵是同一的。這樣的我，是神學的產物。當時的宗教界，以為「自我」的證知，為解脫生死的關要；解脫就是自我的脫離流轉，復歸於梵，與梵合一。我與梵同體，據一般的意見，我（與梵）是常住不變的，喜樂的，知的。

<sup>5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p. 411–412)：

在西藏，中觀派受到特別的尊重，儘管彼此的意見不一致，而大都以「中觀見」自居。對如來藏系經論，異說紛紜，如《密宗道次第》所說。其實，覺囊巴或譯爵南 (Jo-nan-pa) 派，說依他起自性 (paratantra-svabhāva) 如兔角，如來藏「他空」說為究竟了義，正是（如來）「藏心見」。但受到經說「三轉法輪」所拘，與《解深密經》同一法輪，自稱「唯識見」，造成矛盾！「唯識見」也是「他空」說，但所空的是遍計所執自性，依他起自性是不能說是空的。「秘密大乘」多說本有的顯發，如俱生歡喜 (sahajānanda)，俱生瑜伽 (sahajayoga)，只是如來藏的性具功德，是純正的中觀與唯識所不許的。代表印度晚期的西藏，高推「中觀見」，以如來藏為不了義說，卻又推與如來藏思想相契合的「秘密大乘」為最上，不免採取二重標準了！

<sup>6</sup> [原書 p. 150 註 3] 《密宗道次第（略）論》（《現代佛教學術叢》「密宗思想論集」p. 248）。

<sup>7</sup> 比附：3. 依傍，並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 263）

<sup>8</sup>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p. 22–23)：

## (二) 南印度菩提達磨傳來的如來禪

### 1、如來禪在流傳化導方便下而有所謂的「密傳」

中國的禪宗，是菩提達磨（Bodhidharma）從南印度傳來的。「初達宋境」，可能西元450年前後，已到達中國了。<sup>9</sup>這一系禪法，本來是「如來（藏）禪」。在流傳中，化導的方便不一，或淺或深，但早就有所謂「密傳」，「密作用」。<sup>10</sup>

### 2、舉證

#### (1) 福州大安禪師所說

如福州大安說：

「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，從眼門放光，照山河大地；耳門放光，領采一切善惡音

---

佛教思想的演進，是多方面的，如《解深密經》卷2（大正16，697a-b）說：

「初於一時，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，惟為發趣聲聞乘者，以四諦相轉正法輪。……在昔第二時中，惟為發趣修大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以隱密相轉正法輪。……於今第三時中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無自性性，以顯了相轉正法輪。」

這是著名的三時教說。瑜伽學者依據這一三時教說，決定的說：第二時教說一切法無自性空，是不了義的。第三時教依三性、三無性，說明遍計所執性是空，依他起、圓成實自性是有，才是了義。初時說四諦，是聲聞法（代表原始與部派佛教）。大乘法中，初說一切無自性空，後來解說為「無其所無，有其所有」：這是大乘法分前期與後期的確證。一切經是佛說的，所以表示為世尊說法的三階段。從佛經為不斷結集而先後傳出來說，這正是佛法次第演化過程的記錄。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1引（《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》）經（大正31，822a）說：

「諸佛如來……善知不淨諸眾生性，知已乃為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，為驚怖彼樂世眾生，令厭世間，入聲聞法中。而佛如來不以為足，勤未休息，次為說空、無相、無願，令彼眾生少解如來所說法輪。而佛如來不以為足，勤未休息，次復為說不退法輪，次說清淨波羅蜜行，謂不見三事，令眾生入如來境界。」

這是又一型三時教說。前二時說，與《解深密經》相同；第三「轉不退法輪」，意義有些出入。第三時所說，曇無讖（Dharmarakṣa）所譯《大方等大集經》作：「復為說法，令其不退菩提之心，知三世法，成菩提道」。竺法護（Dharmarakṣa）異譯《大哀經》說：「斑宣經道，三場清淨，何（所？）謂佛界，而令眾生來入其境」。《解深密經》的第三時教，是對於第二時教——無自性空的不解、誤解，而再作顯了的說明。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的第三時教，是對第二時教——空、無相、無願，進一層的使人悟入「如來境界」（「佛界」），也就是入「如來性」（「佛性」）。第三時教的內容，略有不同。不過，《解深密經》於一切法無自性空，顯示勝義無自性性——無自性所顯的圓成實性；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，經法空而進入清淨的如來性；這都是不止於空而導入不空的。所以後期大乘，因部派的、區域的差別，有二大系不同，而在從「空」進入「不空」來說，卻是一致的。

<sup>9</sup>（1）唐·道宣撰《續高僧傳》卷16（大正50，551b27-c1）：

菩提達磨，南天竺婆羅門種，神慧疎朗，聞皆曉悟，志存大乘冥心虛寂，通徹數定學高之。悲此邊隅以法相導，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，隨其所止，誨以禪教。

（2）印順導師著《中國禪宗史》（p.4）：

《續僧傳》卻說得更具體：「初達宋境南越，末又北度至魏。隨其所止，誨以禪教」。最初到達中國，時代還是劉宋（420-478）。登陸的地方——南越，為今海南島岸地方。達摩在478年以前，早就到了中國，末了才過江到北魏。那在江南一帶，達摩應有一長期的逗留。

<sup>10</sup>《景德傳燈錄》卷4（大正51，231c11-13）：

問曰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師曰：何不問自己意。曰：如何是自己意？師曰：當觀密作用。曰：如何是密作用？師以目開合示之。

響。六門晝夜常放光明，……汝自不識取。……如人負重擔，從獨木橋上過，亦不教失腳，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！汝若覓，毫髮即不見」。<sup>11</sup>

### (2) 臨濟禪師所說

臨濟每說「無位真人」，只是真我的別名。<sup>12</sup>

### (3) 波羅提

傳說達磨的弟子波羅提，<sup>13</sup>為王說法，即明說「性在作用」，如《景德傳燈錄》卷3（大正51，218b）說：

「問曰：何者是佛？答曰：見性是佛。……王曰：性在何處？答曰：性在作用。王曰：是何作用？……波羅提即說偈曰：在胎為身，處世名人；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辨香，(p.150) 在口談論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。遍現俱該沙界，收攝在一微塵，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喚作精魂」。<sup>14</sup>

### (三) 小結

覺囊巴所傳，禪宗的南方宗旨<sup>15</sup>，對於初期的如來藏說，比論師及後出經典的解說，似

<sup>11</sup> [原書 p. 150 註 4] 《景德傳燈錄》卷 9（大正 51，267c11-16）：

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，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，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，六門晝夜常放光明，亦名放光三昧。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，內外扶持不教傾側，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，亦不教失腳，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！汝若覓，毫髮即不見。

<sup>12</sup> (1) 《景德傳燈錄》卷 28：「臨濟義玄和尚示眾曰：『……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 ……。』」（大下 51，446c9-447a3）

<sup>13</sup> 宋·契嵩編《傳法正宗記》卷 9（大正 51，764b20-25）：

二十八祖達磨尊者(此土之初祖也)旁出法嗣九人；一曰：有相宗首薩婆羅者；一曰：無相宗首波羅提者；一曰：定慧宗首婆蘭陀者；一曰：戒行宗首(亡名)；一曰：無得宗首寶靜者；一曰：寂靜宗首(亡名)；一曰：道育者；一曰：道副者；一曰：尼總持者。

<sup>14</sup> (1) 《景德傳燈錄》卷 3（大正 51，218b8-22）：

波羅提曰：王既有道何擯沙門，我雖無解願王致問。王怒而問曰：何者是佛？答曰：見性是佛。王曰：師見性否？答曰：我見佛性。王曰：性在何處？答曰：「性在作用」。王曰：是何作用，我今不見？答曰：今見作用，王自不見。王曰：於我有否？答曰：王若作用無有不是，王若不用體亦難見。王曰：若當用時幾處出現？答曰：若出現時當有其八。王曰：其八出現當為我說。波羅提即說偈曰：在胎為身，處世名人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辨香，在口談論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，遍現俱該沙界，收攝在一微塵，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喚作精魂。

(2) 印順導師著《永光集》(p. 234)：

「(佛)性在作用」，所以禪師們的指示，不但說「是心」，也直指說「是汝」。更多在見聞、動作中去啟示，如：揚眉，瞬目，擊拳，豎拂，叉手，棒打，腳踢，推倒禪床，踢翻淨瓶，撥虛空等外，還有斬蛇，殺貓，放火，斫手指，打落水去等。這樣的接引學人，為中國禪風最特出的！

<sup>15</sup> (1) 印順導師著，《中國禪宗史》(p. a8)：

從達摩「理入」的體悟同一「真性」，到慧能的「自性」(原本應為「法性」、「佛性」)，南方宗旨的「性在作用」，達摩門下是一貫的「如來(藏)禪」。如來藏，是說來淺易，意在深徹。所以如來藏的體驗者，淺深不一。淺些的類似外道的神我見(慧忠國師評南方宗旨的話)，深徹的是無分別智證的「絕諸戲論」(經說：「無分別無影像處」)。從前黃蘗希運說：「馬大師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場，得馬師正眼者，止三二人」(《傳燈錄》卷九)。

乎要切近得多！

【附錄】：

印順導師著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p. 46–48：（節錄）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善順之相。何謂為四？<sup>(1)</sup> 所未聞經，聞便信受，如所說行；依止於法，不依言說。<sup>(2)</sup> 隨順師教，能知意旨，易與言語，所作皆善，不失師意。<sup>(3)</sup> 不退戒定，以調順心而受供養。<sup>(4)</sup> 見善菩薩，恭敬愛樂，隨順善人，稟受德行。

迦葉！是為菩薩有四善順之相。與敗壞菩薩相反，「菩薩有四善順之相」，那四種呢？

一、「所未聞經，聞便信受，如所說行；依止於法，不依言說」：

菩薩對久曾聞思的，當然修學；就是從來所沒有聽過的大乘深法，聽了也就能信順受持。不專在論理上下工夫，而能照所說的去實行。這就是說：依止於法的實踐，而不是依著語言文字的論說。

二、「隨順師教，能知意旨，易與言語，所作皆善，不失師意」：

這是能承受師說而無倒的。佛法，從佛而弟子，展轉傳來，無論是義理，修行的方法，都是有傳承的。這決不能憑自己的小聰明，望文生義，而發揮自己的見解。現在，菩薩能隨順師長的教授，能知經論的真實意趣、宗旨，自己不亂創別解，所以師弟間心意相通，說話也容易通達。做起事來都是善的，沒有違反師長的意思，這才真能傳承師長的法門。

三、「不退戒定，以調順心而受供養」：

菩薩的本願，是受戒習定而度著出家受施的生活。現在，能貫徹本願，沒有退失戒定。有戒有定，心意調順，這樣的受供養，檀越的功德可大了！

四、「見善菩薩，恭敬愛樂，隨順善人，稟受德行」：

菩薩不堅執自見，遇到勝善的菩薩，弘揚深法，就能生恭敬心，愛慕心。能隨順這樣的善人，而稟受他德行的熏陶。

這四事，一一與敗壞的邪行相反。能這樣行，可知是善順的菩薩，能成大乘法器，紹隆佛種。

---

曹溪禪的究竟深處，得者實在並不太多。慧能引向簡易直捷，簡易直捷是容易通俗普及的，南方宗旨也就這樣的興盛起來了。禪者重自心體驗，憑一句「教外別傳」，「師心不師古」，對如來經教的本義，自己體驗的內容，也就越來越晦昧不明了！

(2) 《華雨集》第一冊，p. 408：

《壇經》燉煌本，是現存《壇經》的最古本，不是《壇經》的最古本。《壇經》演變到「燉煌本」，至少經過了三個階段，就是「曹溪原本」，「南方宗旨本」，「壇經傳宗本」。《壇經》的演變為「南方宗旨本」，「壇經傳宗本」，不是重寫，而是在「原本」上，一段一段的增補，或插幾句進去。……「南方宗旨本」的特徵，是身（心）無常而性是常。

(3)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(pp. 67–71)。